

基于贝尔曼“否定分析”理论的《倒流河》 英译“变形倾向”分析

徐颖楠

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江苏 徐州

收稿日期: 2026年1月2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2月2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3月4日

摘要

本文基于贝尔曼的“否定分析”理论, 分析了韩斌翻译的贾平凹作品《倒流河》的英译本中存在的“变形倾向”。研究发现, 韩斌在处理中英文句法结构差异、具有地域特色的方言、习语等乡土语言和文化特定元素时, 仍存在理性化、澄清、扩展、高贵化与通俗化、质的弱化、量的弱化、方言体系的破坏或外化、表达及习语的破坏等“变形倾向”, 牺牲了原文的一些细微之处和乡土特色。

关键词

变形倾向, 倒流河, 否定分析, 翻译

Analysis of the “Deforming Tendencie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Backflow River* Based on Berman’s Theory of “Negative Analysis”

Yingnan Xu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Received: January 23, 2026; accepted: February 24, 2026; published: March 4, 2026

Abstract

Based on Berman’s theory of the “negative analysi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eforming tendencies” present in Nicky Harman’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Jia Pingwa’s novel *Backflow River*. The study finds that Harman’s translation exhibits several deforming tendencies when dealing with differenc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syntactic structures, regionally distinctive dialects, idioms, and other elements of local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se include rationalization, clarification, expansion, ennoblement and popularization, qualitative impoverishment, quantitative impoverishment, the destruction of vernacular networks or exoticizat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expressions and idioms. As a result, some of the original work's nuances and local flavor are compromised in the translation.

Keywords

Deforming Tendencies, *Backflow River*, Negative Analysis,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倒流河》是贾平凹于 2013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曾获同年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小说以倒流河南岸的农民立本与顺顺夫妇为主角，讲述他们北渡至山中挖煤、最终成为煤老板的曲折经历。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社会寓意，揭示人性的复杂与生活的无常，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该小说的英译本 *Backflow River* 由英国汉学家韩斌(Nicky Harman)于 2013 年翻译。韩斌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学译介，尤其推崇贾平凹的作品，认为他是中国最伟大却未被充分翻译的作家之一。她被《倒流河》的叙事所吸引而完成翻译，并凭借该译文在 2013 年荣获中国国际翻译大赛一等奖。

Harman (2016) [1]指出，翻译《倒流河》面临的两大挑战在于方言与地形术语的处理，为此她甚至通过观看陕西地区的影像以切身感受当地风貌。目前，学界对贾平凹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浮躁》《废都》《高兴》《极花》等长篇小说译本，尤其关注其中方言俗语的翻译策略，例如，李颖玉等(2008) [2]以《浮躁》中陕西方言词“瓷”的英译为例，指出补充修饰成分有助于增强语境关联性；邵霞(2018) [3]探讨《浮躁》中詈骂语的翻译，发现葛浩文多采用异化策略以维持文化真实感；邵霞与马会娟(2020) [4]进一步对《高兴》中的方言表达进行系统分类，涵盖人名、称谓、詈语、习语及地方特色短语等，指出译者韩斌虽能传达指称意义，却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方言的独特韵味。然而，现有研究对贾平凹小说其他语言特质的探讨仍显不足，尤其是其短篇作品的研究。而《倒流河》作为贾平凹的重要作品之一，仅有冯正斌、唐雪(2021) [5]对《倒流河》翻译策略进行研究。Berman (2000) [6]曾提出，翻译中存在一种“文本变形系统”，使译者容易产生“变形倾向”，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无意识或有意识地对原文进行改动、修饰或归化的那些本能冲动或习惯性做法，这些倾向往往导致原文的“异质性”。因此，本文以韩斌英译的《倒流河》为例，基于贝尔曼的“否定分析”理论，探讨其译文是否因一些翻译挑战而产生变形倾向，并分析其表现形式。

2. 贝尔曼的“否定分析”理论

贝尔曼对翻译中排除异质性的做法持强烈的批判态度(Munday, 2014) [7]。他认为，翻译行为的合理伦理目标应当是对异质性的接纳，并有必要通过分析来揭示这一目标在历史上如何以及为何被歪曲与同化(Berman, 2000) [6]。

贝尔曼主张研究每一次翻译中实际运作的“文本变形系统”，这一系统往往会阻碍原文异质性的传递。他将针对这些变形力量的分析称为“否定分析”。该分析尤其关注那些具有民族中心主义与吞并主义特征的翻译，以及包括混合、模仿、改编、自由写作等在内的超文本翻译——在这些翻译形式中，变

形力量的影响尤为显著。每位译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力量的牵引，即便其初衷可能指向其他目标。更重要的是，这些无意识的力量构成了译者主体性的一部分，并深刻影响着翻译的动机(Berman, 2000) [6]。

“否定分析”旨在辨识翻译中存在的若干变形倾向。贝尔曼共区分了十二种主要倾向，包括：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澄清(clarification)、拓展(expansion)、高贵化和通俗化(ennoblement and popularization)、质的弱化(qualitative impoverishment)、量的弱化(quantitative impoverishment)、节奏的破坏(the destruction of rhythms)、内在意指体系的破坏(the destruction of underlying networks of signification)、语言结构的破坏(the destruction of linguistic patternings)方言体系的破坏或外化(the destruction of vernacular networks or their exoticization)、表达及习语的破坏(the destruction of expressions and idioms)、语言叠加的消除(the effacement of the superimposition of languages) (Berman, 2000) [6]。这些倾向往往相互交织或衍生，普遍影响着所有翻译实践，且在某些语言文化环境中可能表现得更加突出。因此在韩斌的翻译《倒流河》的过程中，也难免会有意无意地使文本产生变形，因此下文将对该小说中存在的“变形倾向”进行分析。

3. 《倒流河》英译中的“变形倾向”

3.1. 理性化

理性化涉及句法层面的调整，主要体现在标点、句子结构和语序的变化上(Munday, 2016) [7]。这一倾向不仅能使表达从具体转向抽象，也常通过重组句式来实现，例如将动词译为名词，或在并列名词中选用含义更宽泛的词语(Berman, 2000) [6]。简言之，理性化也包含一种笼统化的趋势。由于中英文句法结构存在显著差异，译者常需依据英语特点进行相应调整，这类理性化处理在《倒流河》的英译本中有所体现。

例 1: 夜里如果有了流星，朝着流星坠落的方向去寻陨石，那茆呀梁呀下面会发现一个洞，洞斜着就钻进去了。[8]

译文: If **you** saw a shooting star at night and went looking for a meteorite where the star fell to earth, **you** might spot a hole slanting down into a hillock or ridge, which **you** could squeeze into. [1]

在例 1 中，存在三处主语的省略，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体现为“某人朝着流星坠落的方向去寻陨石”、“某人会发现一个洞”、“某人钻进去”。在中文句子中，省略主语是常见的语言现象，它能够使文本更加简洁，尤其是在小说等叙事文体中，有助于维持叙事的流畅性和动作的连续性。然而，英语的句法习惯则强调主语的明确性，大多数句子都需要明确的主语来构成完整的句子结构。因此，韩斌在翻译时补充完整了主语，使译文符合英语的句法结构。

例 2: 顺顺当下就不数了，坐到一边去，把抱着饭罐的帕帕解开了，又包上，再要解开时结紧得怎么也解不开，脸色难看。[8]

译文: **Shun Shun** stopped counting and went off to sit on her own. **She** unwrapped the food tin from its cloth, then wrapped it up again. Then **she** tried to take the cloth off again, but this time the knot was too tight and she struggled with it, pulling a face. [1]

在例 2 中，原文用六个分句描写了顺顺的一系列动作和状态，分句之间用逗号隔开。在中文中，逗号用于表示句子内部的一般性停顿，可用于复句内的分句之间，也可用于两个句法成分之间(黄伯荣、廖序东, 2017) [9]。然而，在英文中，逗号通常用于分隔非独立子句，而不能用来连接两个独立的主句。因此，韩斌在翻译例 2 时，并没有直接按照原文句子的形式来翻译，而是采取了拆译的策略，将中文由六个分句组成的一个句子拆解为符合英语语法习惯的独立句子。通过对原文的拆分，韩斌将顺顺的动作转化为三个独立的英文句子，并在每个句子中添加了人称代词“**She**”作为主语。

例 3: 别的人赶紧使眼色, 不说谎花了, 说罐子, 说: “咋还不出来, 罐子都凉了。” [8]

译文: The other women exchanged glances, and quickly **changed the subject**: “The food tins go cold before you even leave the house,” they said. [1]

贝尔曼认为理性化还可能导致原文从丰富的细节变得抽象和笼统, 正如例 3 所示, 韩斌在翻译时并未完全传达原文中人物因顺顺脸色难看而不聊谎花, 改聊罐子的具体情况翻译出来, 而是笼统化为 “changed the subject”, 改变话题。虽然这种翻译方式可能使译文变得更加简洁, 但有时候可能会牺牲小说中的一些细节上的描述。

3.2. 澄清

澄清, 包括明晰化, 指在翻译中将原文中隐含、模糊或多义的内容以明确方式呈现的过程。例如, 将多义词处理为单义词, 即为一种典型的澄清手段。澄清内在于翻译行为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任何翻译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解释。尽管原文的表达可能具有合理的不确定性, 但文学翻译往往倾向于强化语言的确切性。但澄清通常会导致将原文中不希望明晰的东西而呈现出来(Berman, 2000) [6]。《倒流河》中存在着一些象征和暗示的语言, 也包含一些相对隐晦的表达, 因此出于对译文读者的照顾, 韩斌在翻译时通过澄清的手段, 将原文中隐含的意思变得明确, 但其表达效果会与原文产生差距。

例 4: 回扣有五百元的, 也有一千元的, 顺顺老是心疼, 后来灵醒了, 再不给现金, 运去十吨煤, 打的条子上却写上十三吨。 [8]

译文: This was sometimes 500 yuan, sometimes as much as 1000. At first, **Shun Shun forked out the cash from her own pocket**. Then she got wise and wrote out an invoice instead. If she sold a load of ten tons, she invoiced for 13 tons, and **the boiler man got his cut that way**. [1]

在例 4 的译文中, 韩斌进行了一定的解释和澄清。“顺顺老是心疼”被译为 “At first, Shun Shun forked out the cash from her own pocket”。她将这句话译为 “自掏腰包” 是解释了顺顺 “心疼” 的具体表现, 即顺顺自己掏腰包支付回扣, 但译文却无法表达顺顺的支付回扣时心疼的心情。此外, “and the boiler man got his cut that way” 这句话在原文中没有对应的句子, 属于增译的部分, 是对前文描述在发票上多写煤的吨数以获取回扣这一行为进行了补充说明。韩斌这一澄清是为让目标读者可以理解这种行为的结果是锅炉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回扣, 但是对原文内容进行了改写。

例 5: 顺顺已经给将来的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安然。但又过了一年, 顺顺还是没怀上。 [8]

译文: Shun Shun had already chosen a name, **Anran, meaning “safe and sound”**, for her future child. But another year went by and she was still not pregnant. [1]

《倒流河》故事开始时, 顺顺是河南岸一位普通的农民妻子, 与丈夫立本过着清苦但踏实的生活。随着立本挖煤逐渐致富, 顺顺的生活发生巨变。她从农村走入城镇, 物质条件极大改善, 开始穿戴金饰、享受财富, 也逐渐参与到丈夫的生意与社会关系中。顺顺的命运如同 “倒流河” 的意象一般, 表面向上流动、生活提升, 实则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向异化的深渊, 难以回到从前纯粹的生活状态。在这个过程中, 顺顺的名字成为了她命运的隐喻, 她总是在顺应生活的变化。而 “安然” 则代表了一种稳定、平静、不受外界干扰的状态。贾平凹并未讲明顺顺给未来的孩子起名为 “安然” 的具体原因, 但从故事和其对应故事人物取名的艺术来看, “安然” 是一个具有内涵和象征意义的名字, 与人物的命运和期望相关。韩斌为了让读者发现这一内涵, 从而对 “安然” 这一名字的含义进行了澄清, 解释了其隐含的 “safe and sound” 内涵, 倘若译者仅对这一名字进行音译处理, 可能在目标读者眼中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中文名字, 其深层所要表达的含义可能不会立刻被目标读者所理解, 但也会给目标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

3.3. 扩展

与 Chesterman (2004) [10]、Vinay and Darbelnet (1995) [11]的看法一致, Berman (2000) [6]同样指出, 译文往往比原文篇幅更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性化与明晰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两种倾向往往需要通过扩展来实现, 即把原文中“隐含”或“折叠”的内容显性展开。从文本的角度看, 这种扩展常呈现为一种“空洞”的增添, 所增加的内容并未传递新的实质信息, 只是扩充了文本体量, 并未丰富其表达方式。在贝尔曼看来, 这类扩展近乎“冗余之言”, 其作用往往在于掩盖原文自身的声音。此外, 扩展还会破坏作品的节奏流动, 形成其所指的“超额翻译”现象。纵览韩斌的译文, 总体上比较忠实原文的内容, 较少存在扩展的现象, 仅偶有出现。

例 6: 饭没吃毕, **屁股一拧**都出门走了。[8]

译文: And **with a twist of their buttocks, they were out of their chairs and on their feet.** Then they left without even finishing their meal. [1]

例 6 的译文明显要比原文要长。原文“饭没吃毕, 屁股一拧都出门走了”是一个较为口语化、形象生动的表达, 主要传达了两个信息点: 一是饭还没吃完, 二是亲戚们突然起身离开。在译文中, “with a twist of their buttocks”是对“屁股一拧”的直接翻译, 然而, “they were out of their chairs and on their feet”这部分则是对原文动作的进一步细化, 原文中并未明确提到“离开椅子”和“站起来”这两个具体动作, 而是用一个“拧”字描绘了亲戚们突然起身的动作。韩斌在译文中做出的这种额外的细化, 虽然丰富了场景描述, 但却忽视了原文的简洁和生动。如果韩斌不加以补充“离开椅子”和“站起来”两个动作, 根据后文的“they left”, 读者也可以理解这是他们要起身离开的动作, 因此这里添加的部分没有实质性的东西。

3.4. 高贵化和通俗化

高贵化指译者倾向于以源文本为素材, 创造出所谓“优雅”的句子。这种提升实质上是对原文的改写, 是建立在原文基础上并牺牲其本来面貌的一种“文体练习”。高贵化的后果是导致原文口语特质及内在的多元逻辑丧失(Berman, 2000) [6]。与之相对的, 则是盲目追求一种伪口语化表达, 即通俗化倾向。这两种做法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原文的意图与风格。贾平凹的《倒流河》是一部深深植根于陕西秦岭生活的作品, 语言自然带有地方色彩和口语化特征, 甚至包含一些直白或低俗的表达。在翻译这些表达时, 韩斌就会面临着是否要保持原文风格的挑战。从韩斌的译文来看, 高贵化和通俗化现象均有体现。

例 7: 长长的白天里, 驴无声地驮着煤筐走, 偶尔开过的卡车和拖拉机留下了车辙, 很深又很硬, 驴在辙里拐了蹄, 便被赶驴人**日娘捣老子**地骂。[8]

译文: During the long hours of daylight, mules padded silently from them, laden with baskets of coal. The deep, hard ruts scored in the road by the occasional passing lorries or tractors made the mules slip and stumble, and the muleteers **yell obscenities at** them. [1]

“日娘捣老子”是一个比较粗俗的表达, 用于形容某人在咒骂时所用的激烈、粗鄙的言辞, 并且这种表达方式深深植根于陕西方言之中。在翻译中, 韩斌并未采用与之对等的英文中的粗俗语言, 而是选择了“yell obscenity at”, 即“对……喊下流话”这样的表述来描述赶驴人的咒骂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原文的文雅度, 是对原文的“高贵化”。

例 8: 怎么叫立本都不醒, 掏出一枚硬币轻轻放到他手里, 手却立即攥紧了, 气得大家都笑, 骂: **瞧这货, 这货!** [8]

译文: Shouting at him made no difference so someone quietly slipped a coin into his hand, which immediately closed in a tight grip. Liben got so annoyed that they all shouted with laughter. “Just look at him, the **old**

bastard!” [1]

“Bastard”这个词在英语中是一个极其贬义的词汇，常用作侮辱或粗话，用来表达对某人或某事的不满或鄙视。原文中“这货”则更多的是一种带有戏谑的责骂，通常用于朋友或熟人之间，表达一种半开玩笑的不满，使用“old bastard”来翻译“这货”是将原文的表达过度通俗化。

3.5. 质的弱化

此处指的是用缺乏音韵丰富性或相应“象征”丰富性的词语、表达和形象，来替换原文中的词语、表达和形象。当一个词语与其所指对象之间存在某种“形象创造”关系，使人能感知到某种相似性时，它就具有“象征性”(Berman, 2020) [6]。也就是说有些词语不只是表达字面意思，它们的形式、声音、质感本身，就能让人联想到它们所代表的事物或感觉。好的翻译应当尽力保留这种“像它所指的东西”的特质，否则就会造成“质的弱化”。在《倒流河》中，贾平凹融入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物件的描写，这些物件往往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指与精神内涵，但韩斌的译文对这些物件的翻译存在质的弱化现象。

例 9: 顺顺在立本上窑上时，往怀里放一个**桃木节**，或者一个小纸包，包着**朱砂**。[8]

译文: Shun Shun pushed a **longevity knot** or a bit of **cinnabar** wrapped in paper, into Liben's breast pocket whenever he went to the pit. [1]

在中国文化中，桃木被视为吉祥、平安、长寿的象征，具有镇宅、辟邪、纳福的功效。因此人们佩戴“桃木节”以祈求好运和幸福和长寿。结合上下文的描述，一方面，顺顺给立本桃木节是因为挖煤的窑上常有人去世，害怕“鬼”找上门来，桃木节可用于辟邪，与包着朱砂的纸包有相同的作用。另一方面，顺顺也希望立本在窑上可以平平安安，不出意外。所以，“桃木节”在文中至少有辟邪、平安两层内涵。而韩斌将“桃木节”翻译成“longevity knot”，意为“长寿结”，并未将文中“桃木节”是什么以及其表达的辟邪、保平安的象征意义翻译出来。此外，在这个例子中，“朱砂”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朱砂不仅用作颜料，还具有辟邪、祈福等作用。而“Cinnabar”一词主要指硫化汞矿物，韩斌将“朱砂”直译为“Cinnabar”，其中蕴含的辟邪、祈福的文化内涵难以体现出来。

3.6. 量的弱化

贝尔曼指出，伟大的小说文本应当是“丰富”的。所谓“量的弱化”，主要指译文在词汇多样性上的贫乏。每一部作品都包含一定程度的能指增殖与符号链条，这些能指并非固定不变，尤其是在同一所指可通过多个不同能指来表达的情况下(Berman, 2000) [6]。例如，若将英语中表示“脸”的三个近义词，如 face, visage, countenance 均简单译为中文的“脸”，便会造成译文中“量”的弱化，即词汇层次与表达丰富性的流失。而《倒流河》的译文中也存在这样量的弱化。根据 Antconc 统计词频，去除掉 the, a, to, of 等虚词及一些人名、地名、固定表达、数字、代词等词语，译文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实词如表 1 所示：

Table 1. Words used in the translated text with related high frequency

表 1. 译文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

Rank	Type	Frequency
1	say	141
2	ask	35
2	look	19
3	know	26

续表

4	think	20
5	see	22
6	call	12
7	cover	8
8	carry	8
9	fall	8
10	cigarettes	8
11	laugh	6
12	angry	4
13	yell	4
14	furious	4

通过检索出来的这些词汇，在《倒流河》双语平行文本中再次进行检索，发现译者基本按照原文语义进行对应式处理，例如 say 往往对应原文中直接引语前的“说”。而有些词语的使用，与中文原文相比，使用的词语略显单一化，无法反应原文不同词语代表的不同语义内涵，下面用一些例子给予说明，具体见表 2 和表 3。

Table 2. The use of “angry” in the TT and its corresponding STs

表 2. “angry” 在译文中的使用及其对应原文

原文	例 10-13 [8]	译文[1]
脾气	可立本一走五天没回来， 整得顺顺没脾气了	But Liben didn't come back for five days and by that time Shun Shun wasn't angry anymore
气	老笨就气得不和儿子说了。	Dumbo was so angry that he refused to talk to his son after that.
埋怨	顺顺总是埋怨送的人	Shun Shun always got so angry with the men who brought him home

Table 3. The use of “yell” in the TT and its corresponding STs

表 3. “yell” 在译文中的使用及其对应原文

原文	例 14-17 [8]	译文[1]
喊	来人在渡口喊	when people got to the river crossing, they yelled
说	宋鱼说：你要那么多钱干啥？	He accused Fish, who yelled back: “What do you need all that money for?”
哎哟	顺顺疼得哎哟了一声	Shun Shun yelled in pain
骂	赶驴人日娘捣老子地骂	the muleteers yell obscenities at them

“angry” 是英文中一个表达生气的概括词，中文里“气”、“恼”、“怒”等的细微差别，“angry” 本身无法体现。“没脾气”在中文里不仅是不生气，更常表示无奈、没辙、失去发作的劲头，带有一种疲惫、放弃争执的意味。“wasn't angry anymore” 只表达了怒气消失，但缺失了“从有脾气到无可奈何”的情绪转变过程和无力感。而“埋怨”更多的是表达“抱怨、责备”，可能伴有不满情绪，但不一定到“愤”

怒”的程度。“got so angry with”过度强化了情绪的激烈程度，扭曲了人物形象，顺顺只是唠叨而非发怒。

中文中表达“说”这一动作的词语丰富多样，例如“叫”“喊”“嚷”“道”“骂”等，因而在翻译相关表述时也应注意保持词汇的多样性。通过对译文的考察可以发现，韩斌较多使用了“yell”一词。该词在英语中主要对应“喊叫”之义，然而在韩斌的译文中，除对应原文的“喊”之外，如表1所示，她在处理“说”“哎呦”“骂”等不同含义的词语时也多次使用了“yell”。这种译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译文在词汇选择上的单一化，可视作“量的弱化”的一种表现。

3.7. 方言体系的破坏或外化

对方言体系的破坏或外化指的是将原文使用的方言翻译成标准化用语。Berman (2000) [6]指出，方言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小说的多元逻辑目标必然包含方言元素的多样性；其二，方言本质上更具生动性与象征性，比“规范语”更具体、更富表现力；其三，小说往往明确致力于恢复方言的口语特质。因此，抹除方言会对小说的文本特质造成严重损害。

在翻译中，保留方言的常见做法是将其“异质化”，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借助斜体等排版手段突出原文中本不存在的异质性，二是在译入语中寻找对应的方言或俚语，但这可能使异质成分显得滑稽或失真。方言俗语的运用是贾平凹作品的鲜明语言特色(邵霞、马会娟, 2020) [4]，方言俗语作为贾平凹小说中“生了根的骨头”，采用抹杀方言效果的标准化翻译会降低原作表现力，可采用直译或者音译+意译的方法保留原作风格(韩斌、肖维青, 2019) [12]。《倒流河》中也包含不少商洛方言的表达，但韩斌却并未完全保留方言的异质化。

例 18: 年轻女子不爱听，回过头说：不生娃生老汉呀？**戩**得老笨半天缓不过气来。[8]

译文：“Are we supposed to give birth to old folks then?” the young woman **retorted**, annoyed. Dumbo was gob smacked. [1]

在商洛方言中，“戩”的意思是逆、反方向，特指小孩不听大人话和大人争辩、戩嘴(熊贞, 2015) [13]，或者成年人脾气倔犟。在原文中，指的是年轻女子与老笨戩嘴，使老笨感到无言以对，半天都缓不过气来。韩斌使用了“retorted”(反驳)来翻译“戩”，基本上符合戩的意思，虽然在意义上大致符合，但“retorted”这个词相对正式，缺乏这一词所包含的口语和方言色彩。

例 19: 她的主意是不要报复，也不要报警，以免事情弄大了拔出萝卜带出泥，说：咱**扑索扑索**心口，咽了这亏。[8]

译文：In her view, they should drop any idea of revenge or even of reporting it, in case the whole thing blew up in their face. “Mud sticks,” she said. “Let’s just calm down. We can absorb the loss this time.” [1]

“扑索”是陕西方言中的一个动词，用来形容一种内心的平复或者自我安慰的动作，类似于拍胸脯或者抚摸胸口以示安抚。然而韩斌在翻译时并没有将“扑索扑索心口”这个方言给翻译出来，而是将这个方言所表达的平息情绪的意义用“calm down”译出，缺乏了原文生动形象的动作描写。

3.8. 表达和习语的破坏

小说中丰富的意象、比喻、习语等，往往根植于方言土壤。尽管这些元素所承载的意义在其他语言中可能找到近似的表达，但 Berman (2000) [3]指出，即便含义相通，简单地用“对等物”替换原文的习语或谚语，本质上仍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的做法。这一观点与 Venuti 相呼应。其认为归化翻译正是从民族中心主义出发，使原文屈从于目标语文化的价值观的一种策略，因此，为遏制翻译中的民族中心主义暴力，采用异化翻译策略更为可取(Venuti, 1995) [14]。但在《倒流河》中，韩斌对一些习语的翻译主要采取寻找目的语“对等物”的方法。

例 20: 两人都笑, 说咱们这是干啥哩, **老鸦还嫌猪黑?** [8]

译文: They laughed. **“It’s the pot calling the kettle black!** What we’re doing’s just as dirty!” [1]

“老鸦还嫌猪黑”的字面意思是乌鸦自己就是黑色的, 却还嫌弃猪的颜色黑。这句话通常用来比喻自己有同样的缺点或问题, 却去批评或嘲笑别人。韩斌选择使用英文中相似的表达“The pot calling the kettle black”来翻译这句中文俗语, 意思是锅(黑色)说壶(也是黑色)是黑的。韩斌选择使用英语表达中的“等价物”来翻译原文中的表达, 属于贝尔曼所说的对短语及习语的破坏。

例 21: 她的主意是不要报复, 也不要报警, 以免事情弄大了**拔出萝卜带出泥**, 说: 咱扑索扑索心口, 咽了这亏。 [8]

译文: In her view, they should drop any idea of revenge or even of reporting it, in case the whole thing blew up in their face. **“Mud sticks,”** she said. “Let’s just calm down. We can absorb the loss this time.” [1]

“拔出萝卜带出泥”意思是在拔出萝卜的时候会带出一些泥土, 通常用来比喻在处理一件事情时, 可能会连带揭露或牵扯出其他相关的问题或麻烦, 强调了一种连锁反应, 即一个行动或事件可能会无意中导致其他事情的暴露或发生。韩斌用了英语成语“Mud sticks”来翻译, 意为“恶事如泥巴, 沾身洗不清”。这个表达强调了负面信息或谣言对个人名誉的持久影响, 就像泥巴粘在身上不容易清除一样。从意义上来说和“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意思存在一定的偏差。

例 22: 大部分的钱都被抽走, 煤黑子的工资发不了, 原本关系还和和气气的, 这下子**红脖子涨脸**, 闹僵了, 有人竟把三十个安全帽偷走了。 [8]

译文: With most of the money gone, they couldn’t pay the blackies’ wages. Until that point, everyone had been on good terms, but now there were **furious arguments**. When these ended in deadlock, thirty safety helmets were stolen. [1]

“红脖子涨脸”用于形容人因为愤怒或情绪激动而导致脖子和脸部变红的状态。译文中, “红脖子涨脸”被翻译为“furious arguments”, 意为“激烈的争论”, 而“脖子和脸部变红”的描述则被省略。韩斌的这一翻译虽然表达了煤黑子因拿不到工资而感到愤怒的状态, 但丢失了原文中形象的比喻, 可以被视为一种习语的破坏。

4. 结语

本研究基于贝尔曼的“否定分析”理论, 对韩斌英译的《倒流河》进行了文本考察, 旨在探究其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呈现变形倾向及其具体表现。分析表明, 译本的确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多种变形倾向的影响, 主要包括理性化、澄清、扩展、高贵化与通俗化、质的弱化、量的弱化、方言体系的破坏以及表达与习语的破坏。研究发现, 一方面, 韩斌通过句法调整、明晰化、破坏原文方言和习语表达等手段, 努力使译文符合英语读者的习惯并促进理解,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学翻译跨文化实践的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 这些变形倾向也导致了原文语言特质、隐含涵义, 象征内涵与方言口语韵味的削弱。例如, 通过补充主语和拆分句式实现句法理性化, 通过添加解释性内容进行澄清, 选用单一词汇导致词汇多样性降低, 以及用英语习语替代中文特有表达, 致使原文中民间信仰物象如“桃木节”、“朱砂”, 一些方言特有词汇、短语、“扑索心口”等极具现场感的语言细节, 在翻译过程中被不同程度地淡化或重构, 局部削弱了贾平凹原文的生动性与陌生化效果。然而, 这些“变形”并非总是消极的归化或损失。在某些情况下, 它们可被视为译者面对深刻文化差异与语言障碍时采取的创造性策略, 是在“异质”与“可接受”之间寻求平衡的产物。

在处理类似《倒流河》这样具有强烈地域性与口语特色的作品时, 译者可更加有意识地关注并尝试保留原文的“异质性”。对于一些文化负载词, 可采用音译加注或文内补偿的策略, 避免象征意义的流

失；对于方言，可在保持可读性的前提下，尝试通过音译加注释的方式再现原文乡土气息；而对于习语，则可优先考虑直译加解释，而非直接替换为英语谚语，以保留其原有的隐喻生动性与文化联想空间。在进行句法调整和意义澄清时，需谨慎评估其必要性，避免过度理性化与明晰化，以免牺牲原文的文学模糊性和读者解读空间。

参考文献

- [1] Harman, N. (2016) Backflow River. Paper Republic. <https://paper-republic.org/pubs/read/backflow-river/>
- [2] 李颖玉, 郭继荣, 袁笠菱. 试论方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以《浮躁》中的“瓷”为例[J]. 中国翻译, 2008(3): 64-67, 96.
- [3] 邵霞. 《浮躁》和《废都》的骂詈语翻译研究[J]. 商洛学院学报, 2018, 32(3): 47-51, 71.
- [4] 邵霞, 马会娟. 基于贾平凹《高兴》的方言功能与英译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0, 28(2): 104-109.
- [5] 冯正斌, 唐雪. 韩斌的中国文学译介历程及翻译策略[J]. 商洛学院学报, 2021, 35(3): 60-65.
- [6] Berman, A. (2000) Translation and the Trials of the Foreign. In: Venuti, L.,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Routledge, 284-297.
- [7] Munday, J. (2016)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4th Edition,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691862>
- [8] 贾平凹. 倒流河: 贾平凹中短篇小说精选[M].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20.
- [9]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上册[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 [10] Chesterman, A. (2004) Beyond the Particular. In: Mauranen, A. and Kujamäki, P., Eds., *Translation Universals: Do They Exist*,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3-50. <https://doi.org/10.1075/btl.48.04che>
- [11] Vinay, J.P. and Darbelnet, J. (1995) *Comparative Stylistics of French and English: A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 [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çais et de l'anglais: Méthode de traduction]*. John Benjamins.
- [12] 韩斌, 肖维青. “生根的骨头”——乡土语言的翻译再现[J]. 中国翻译, 2019, 40(2): 183-186.
- [13] 熊贞. 陕西方言大词典[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5.
- [14] Venuti, L.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